

听妈妈讲水浒

丛舒 主编



国际广播出版社

儿童启蒙益智丛书

儿童启蒙益智丛书

听妈妈讲《水浒》

丛舒 主编

温茹 夏小雨 卫伟 编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书名	《听妈妈讲水浒》
编者	温茹 夏小雨 卫伟
出版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(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)
印刷	北京经贸大学印刷厂
发行	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
开本	787×1092 1/32
字数	104千字
印张	4.75
版次	1991年10月第一版
印次	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
书号	ISBN7-5078-0373-2/G·232
定价	2.60元

目 录

九纹龙史进·····	1
鲁智深·····	9
林冲雪夜上梁山·····	22
杨志卖刀·····	29
智取生辰纲·····	36
宋江杀惜·····	47
闹江州·····	55
李逵下山·····	75
三打祝家庄·····	83
三山聚义·····	101
大名府·····	106
英雄排座次·····	121
黑旋风扯招·····	128
受招安遭陷害·····	134
蓼儿洼·····	143

九纹龙史进

宋朝哲宗皇帝时，东京有个姓高的破落户子弟，自幼不务正业，却踢得两脚好球，因此人们叫他高球。他后来把球字改了一下，叫作高俅。此人吃喝嫖赌无所不为，专门帮着那些富家公子哥儿挥霍钱财，若论仁义道德，却全不理睬，因此东京人们都恨透了他。后来高俅投奔驸马王都尉府上做了个亲随。由于他善于吹牛拍马，又会奉侍主人玩乐，所以很受主人喜爱。有一天，王驸马庆贺生辰，大排筵席，请小舅子端王来府上饮酒。这端王是哲宗的胞弟，嗜好踢球打弹，吹弹歌舞，是个风流浪荡人物。筵席中间，端王到书房休息，一下看中了一对羊脂玉雕成的镇纸狮子。王附马便说：“如殿下看中了，还有一个玉龙笔架明日一并送到宫里去。”端王忙道：“好，多谢！多谢！”第二天，高俅奉王附马命，带了玉器和附马的书信，送到端王宫中来。高俅随院公进宫一看，见端王同几个小黄门正在热火朝天地踢球。高俅不敢打搅，就在一旁等着，忽然球腾空飞起，端王未接着，球直向高俅身边滚来，高俅一时忘了害怕，使了个鸳鸯拐，将球踢还了端王。端王大喜，顾不得看送来的玉器，就要高俅下场踢球。高俅再三推辞：“小的怎敢与恩王下脚。端王定要他踢，说道：“不妨，不妨，我最喜欢你刚才的一脚。”高俅这才叩头谢罪，准备下场。高俅想不到能在堂堂的端王面前显露一下，于是就用尽了平生本事来奉承端王，把球踢得象胶粘在身上一样。端王一面看，一面不住喝彩。踢完球，端王便把他留下做亲随。从此他每日侍奉端王寸步不离，成了端王的亲信。

不久哲宗皇帝死去，端王继位即徽宗。徽宗登基不久，提拔高俅为殿帅府太尉。成了掌握国家兵马大权的要人。他到殿帅府上任时，府内众将皆来参拜。内中只有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因患病未到。高俅大怒，想起过去自己使枪玩棒时，曾被王进之父王升一棒打翻，这股恶气，至今未出，大叫道：“这小子胆敢推病在家，搪塞本官，快与我拿来。”这王进为人正直，家中无妻无子，只有六十岁的老母。见差人来提他，只好捱着病往殿帅府参见太尉。进得帅府王进向高俅拜了四拜。高俅一见仇人，怒气冲天，拍着桌子大骂：“你爷不过是个街上使花棒卖药的，你懂得什么武艺，敢小看我。左右，拿下去狠狠地给我打！”幸亏左右有很多与王进要好的人，劝说道：“今日是太尉上任好日子，免了他这一次吧。”高俅才松了口，道：“看众将的面上，饶恕你今天，明天再管教你。”王进知道高俅借故报仇，忍着满腔怨愤，回家告诉了老娘，母子二人抱头痛哭，老母道：“我儿，我们被逼到这步，只恐没处逃命了，留在东京，只有死路一条。”王进道：“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镇守边疆，正要用人，我们投奔那里，可以安身。”当天夜里母子俩收拾了行李、细软，趁天还未明，从后门溜出来。王进扶着老娘上了马，急忙向延安府逃去。

赶了一个多月的路程，离东京已远，母子二人才略觉放心。这一天天色晚了，他们赶往前面一个大村庄投宿。进庄一打听，知道这村庄叫史家村。庄客引他见了庄主史太公。王进向史太公道：“小人姓张，要去延安府投奔亲戚，想要投贵庄借宿一夜。”史太公道：“不妨，只是小村招待不周，请别见怪。”随之，连忙招待王进母子饮酒吃饭，并准备了客房让他们安息。不料王进老母因连日奔走，劳累过度，当天就病倒在史太公

家，虽然吃药医治，也不能起身，于是就耽搁下来。五六天后，王进见母亲病好了，就收拾行李准备继续赶路。他到后槽看马，却见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后生，赤着膊，刺着一身青龙，正在空地上练棒。这后生的棒法熟练，不过还有破绽。王进看了一会，不禁失口叫道：“这棒也使得好，只是还有破绽，赢不得好汉。”这后生听了大怒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敢笑话我，你敢来较量一场吗？”这时史太公赶来喝住他道：“我儿不要无礼。”史太公告诉王进，这后生是他儿子史进，自小爱刺枪使棒，因满身刺了九条龙纹，人们叫他九纹龙。王进说他愿意教教史进，太公大喜，便叫史进拜王进为师。史进听了更加发怒，哪里肯拜，反将一条棒使得风车似的，要跟王进较量。王进只是笑，不肯动手。史太公再三请求，王进这才说了声：“请恕我无理。”就在枪架上拿了条棒。史进一看，使着棒直奔王进。王进拖着棒便走，史进轮棒赶来，王进猛回身将棒劈下来。史进用棒来隔。王进却不打下来，将棒一掣，朝史进怀里直搠过来。扑通一声，史进栽倒在地。王进忙撇了棒，去扶史进。史进爬起来忙搬了条凳子，要王进坐好，跪倒便拜：“我学了这点本领，原来不值半分，请师父多指教。”王进道：“我母子俩连日打搅府上，愿尽力报答。”史太公大喜，连忙吩咐庄客安排酒食果品，宴请王进。酒席间史太公说道：“师父本领这样高强，定是个教头吧！”王进答道：“太公这样真诚相待，我不该再隐瞒，我就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。”史进又惊又喜，问王进为什么离开东京，王进不禁一阵伤心，把受高俅迫害的事说了一遍。史进听罢大骂高俅：“这样一个癞狗不如的高俅，竟这样仗势欺人，我一定为师父报仇。”史太公喝道：“我儿不要暴躁，专心向师父学艺才好。”从此王进每日教史进武艺。半年以后，枪刀剑戟十八般武

艺练得样样精通。王进见史进武艺已经学好，想想这里虽好，但不便久留，便要辞别史太公父子，去延安府。史进一听，苦苦挽留道：“请师父还是住下，我愿终身奉养师父母子。”王进道：“在这里多蒙你好心照顾，只怕高太尉前来追捕，反连累你家。”王进执意要走，史进父子苦留不住，只好安排筵席送行，并赠白银百两。王进母子向史太公告了别。史进叫庄客挑了行李，亲送十里路程。泪别师父，望着王进母子走远，想到师父被高俅逼得这样四处逃奔，不禁对高俅更加仇恨。

王教头走后，不到半年，史太公染病死去。史进也不爱管理家业，整天在庄后练习武艺，与人较量拳棒，结交朋友。转眼又过了三四个月，时当六月中旬，天气炎热。一天，史进坐在打麦场边柳荫下乘凉，忽然，见一个人在对面松林里探头探脑，向庄上张望。史进跳起身来，赶过去一看，认得是猎户李吉，就大声喝问：“李吉，东张西望做什么，莫不是来看门路。”李吉慌忙上前行礼，说是来寻庄上的王四去喝酒。史进问他为什么近来不挑些野味来卖，李吉指指北面的少华山说：“再也不敢上少华山打猎了，大郎还没听说吗？山上来了三个强盗，聚了几百喽罗。”原来少华山上新来了一伙好汉，扎下了一个山寨，有六七百军士，一百多匹好马。为头那个大王叫做神机军师朱武，第二个叫做跳涧虎陈达，第三个叫做白花蛇杨春。史进原已听说华阴县出三千贯赏钱捕捉这三个人。他本来没把这事放心上，今天听李吉一说，才想到应该有个防备。史进回到家里，叫王四吩咐庄客杀两头肥牛，拿出自造的好酒，再去挨户通知，请三四百户庄户来庄上议事。庄户们来了，在史家草堂上团团坐下。史进一面向庄客劝酒一面说：“大家要合力保护村庄，防备少华山上的人下来骚扰。我庄上若是打起椰子，请

大家马上来救应；你们家里有事，也一样援救。”庄户们都表示全靠史进做主，喝过酒，就各自回家准备去了。

却说少华山寨中，朱武、陈达、杨春三个头领，为了准备抵抗官军，正在商量积储粮草。杨春道：“打华阴县不难，路过史家村，那九纹龙可不是好惹的。”陈达说：“华阴县出赏钱要捉我们，我们索性打华阴县，向县官借粮去。”照杨春和朱武的意思，最好不要去惊动史进；而陈达却说：“你两个不要长别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，一个村庄过不去，怎么打官军。”他定要先打史家村，后取华阴县。陈达不听劝阻，披挂上马，点了一百四五十个军士，鸣锣擂鼓，下山飞奔史家村去了。史家庄的梆子敲起来了。庄前、庄后、庄东、庄西，马上聚起三四百人，都带了刀枪棍棒，一齐涌到史家庄上。只见史进早已全身披挂，骑上那匹火炭赤马，手里拿一把三尖刃刀。史进一马当先，众人齐声呐喊，冲到北路口。陈达飞奔到村口，见有了防备，马上将军士摆开，耐着性子欠身行礼道：“我们到华阴县去借粮，路过贵处，只借一条路，回来自当拜谢。”史进道：“你问我手里这口刀，它肯放，便放你去。”陈达连说好话，史进只是不肯放他们过去。陈达大怒，把手中点钢枪一挺，拍马过来。史进也抡刀迎战。两个斗了好一会，史进露个破绽，让陈达把枪朝他心窝戳来。史进把腰一闪，陈达戳了个空，向前一倾。史进只一挟，把陈达摘离了马鞍。史进把陈达丢在地上，叫庄客绑了。三四百人趁势呐喊，把少华山上的人都赶回去了。史进回庄，把陈达关起来，又和大家饮酒，决定等拿了朱武、杨春，一起解到华阴县去领赏。正喝得高兴，外面又打起了梆子，庄客进来报告，说是回去的人把朱武、杨春叫下山来了。史进上了马，刚出庄门，只见朱武、杨春，手里不拿兵器，已经来到庄前。两人见了

史进，滚鞍下马，双双跪在地上。史进见状，大声喝问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”朱武、杨春流着泪表示他们三人和几百军士，被官司逼迫，不得已上山落草，当初发誓同生同死，所以跑来求史进把他们一起绑了解官。朱武道：“我们弟兄三人死在英雄手里，并无怨言。”杨春说：“这是我们绿林人的义气，请英雄不必多疑。”史进心想：他们的义气这样重，我若拿他们去解官请赏，岂不叫天下好汉耻笑？便道：“你们且跟我到后面去。他二人跟到后厅，又跪下请史进捆绑。史进再三叫他们起来，他们只是不肯。自古好汉识好汉，史进终于说道：“看你们真是好汉，我决定放还陈达，请你们不要担心。”史进亲手给陈达松了绑。朱武、杨春、陈达拜谢史进。并说：“不要为我们连累了大郎。”史进道：“我史进不是怕风怕雨的胆小鬼，三位请放心。”史进在后厅摆了酒席，款待三人；席间他们谈到苛捐杂税使百姓无法生活；皇帝荒淫无能，奸臣当权等等。谈得很是投机。并说：大郎若不是还有一份庄园也会觉得日子过不下去的。三人喝过了一会，又谢过了史进，趁夜回山去了。

三个头领回到山寨，商量着过几日备些礼物送给史进。过了几天，他们从富商那里抢了些珠宝。差两个军士，在黑夜里送到史家庄。几天后，史进也特地做了三件战袍，煮了几只肥羊，派王四和另外一个庄客送到少华山去。从此史进常与山上来往和朱武他们成了好朋友。转眼快到八月中秋，史进写了封信，差王四送去，约三个头领中秋晚上前来饮酒谈心。三个头领接到信，非常高兴，马上写了回信，赏给王四四五两银子，又请他吃了几碗酒。王四在下山的路上又碰上了几个时常送东西到庄上去的军士，把他拉到山脚边小酒店里，又吃起酒来。王四又喝了十来碗酒，才和军士们别了，踉踉跄跄往回走。走

了不到一半路，他被山风一吹，酒涌了上来。他走进路边林子里，朝青草地上倒下去了。猎户李吉，正在山坡下用网张野兔。他见到王四，连忙起来扶他。李吉扶王四不动，却看见了王四搭膊中凸出来的银子，心想：这小子醉得象条死狗了，他哪里来这许多，何不拿他些？……李吉解开王四的搭膊，往地下一抖，五两银子和少华山上那封信都抖出来了。李吉将信拆开一看，心想，那天史进还说我做贼看门路。原来他自己倒和强盗来往！华阴县现在出三千贯赏钱捕捉这三个强盗，该我李吉交财运了！李吉拿了信和银子，把空搭膊一丢，就跑到华阴县告密去了。王四一直睡到二更天才醒来，见月光透过树枝照在身上，吃了一惊，跳起来一摸腰边，搭膊不见了。他找了一阵，只见空搭膊在草地上，心想：糟了！银子不要紧，这封信丢了却怎么办，什么人拿去了呢？王四一边走，一边想好了谎话，五更天到了庄上，就告诉史进，少华山的头领答应中秋准来，可没有写回信，史进听了也没怀疑。

到了八月十五那天，看看天色已黑，朱武、陈达、杨春只带了几个军士，也不骑马，步行向史家庄走来。史进早在等候，把他们迎进后园，一面吩咐庄客，把前后庄门都拴了。园内早已安排下酒席。史进请三位头领上坐，就陪着喝起酒来。不一会，一轮明月从天边升上来了。他们正在饮酒赏月，忽然听得墙外一片呐喊。史进大吃一惊，跳起身来。他叫王四搬了条梯子，自己上去一看，只见墙外火把一片，火光中照见华阴县官和两个都头，带了三四百士兵，把庄院团团围住了。这时，朱武他们三个人商量了一下，决定不连累史进，让史进把他们交给县官。等史进从梯子上下来，他们就把这意思说了。史进却毫不考虑这些，决定和他们同生死，共患难。他又上梯子，问县官为

什么半夜三更来围困庄院。县官就叫他问旁边的李吉。史进喝问李吉，李吉把少华山那封信高高举起说道：“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这不是你请强盗过节，强盗给你的回信吗？”县官喊道：“史进，你坐地分赃，窝藏强盗，还赖什么？现有原告人李吉在此！”史进回头问王四，王四吓得面无人色，只好承认：“是我一时醉倒路边，失落回信！……。”这时外面的都头和士兵都怕史进，还不敢打进来捉人。史进叫他们退后几步，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必你们动手，我把他们三人绑了交给你们。”县官道：“等你绑出来一同请赏。”史进下了梯子，一顿拳头，把王四打了个半死。朱武他们连忙劝住，叫他对付外面要紧。史进气愤地说：“王四，你闯了祸不该还说谎。”王四连说：“我该死！”史进叫庄客把家里所有细软赶紧打叠起来，一面点起三四十支火把。史进和三个头领全身披挂，庄客各自拴好包裹，然后把庄后草屋点着。外面见里边起火，都奔庄后去看。史进又在中堂放起火来。然后大开庄门，史进当头，朱武、杨春和军士、庄客居中，陈达断后，一声呐喊，杀了出来。史进猛虎般的冲杀，士兵哪里挡得住；他杀开一条路，冲到外面，正迎着两个都头和李吉。两个都头转身便走，李吉也想逃命，史进赶上，手起刀落，先把李吉砍了。陈达、杨春追上两个都头，一刀一枪也结果了两条性命。县官早吓得落荒逃走。士兵们谁肯送死，都四散逃命去了。史进见此情景，也不追杀，就和朱武等上了少华山。上得山来杀牛宰羊，史家庄几十个庄客都欢欢喜喜地入了伙。史进把带出来的财物交给寨中修筑寨栅，打造兵器。朱武他们决定要史进做寨主，史进却再三推辞：“落草的话，三位不用再提，我要去寻师父王进。”过了几日，史进决意到延安府去寻师父王进。三个头领苦留不住，只得和军士们送他下山。

鲁智深

话说史进离了少华山，独自走了半个多月，这日来到渭州城外。他听说渭州也有个经略府，思量师父王进或许就在此处，便决定进城打听打听。进了城，少不得看看六街三市，随后就走进路口一个小茶馆。茶博士过来泡茶，史进向他打问道：“借问经略府内有个东京来的教头王进吗？”茶博士答道：“倒有三四个姓王的，谁知道哪个是。”这时，忽见一个军官模样的壮士大步跨进茶坊。茶博士说：“客官要寻王教头，可问这位提辖便知。”史进忙上前报了姓名。那壮士也报了姓名，他是经略府的提辖，姓鲁名达。鲁达早听人说过大闹史家村的九纹龙史进。鲁达道：“这里是小种经略府，王进教头怕是在老种经略府内。”两个好汉彼此爱慕，谈得十分投机，鲁达道：“闻名不如见面，你且与我上街去吃杯酒。”两人出了茶坊，走没多远，只见旷场上一群人围着看热闹。史进分开众人看时，原来是一个走江湖使枪棒卖药的；再细看那人，原来是自己的开手师父“打虎将”李忠。史进上前道：“师父，好久不见！”李忠喜出望外道：“贤弟，你如何来到这里！”鲁达见是史进的师父，便要李忠收拾了行头药囊，安顿了枪棒，一起去吃酒。三人来到酒楼雅座，酒保认得鲁达是经略府提辖，殷勤招待道：“官人，用什么下酒？”鲁达道：“问什么？有好吃的只顾拿来。”三人一面饮酒，一面谈论些枪法，正谈得痛快，隔壁阁子里忽然传来一阵哽咽的哭声。鲁达不耐烦听这哭哭啼啼，就喊酒保来问：“什么人在隔壁吱吱地哭，打扰我们吃酒！”“是卖唱的父女两个，受了委屈……。”鲁达听说是两个卖唱的，就叫酒保唤他们过来。不多时

酒保领来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子和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。鲁达问他父女为何啼哭，那女子就擦眼泪说了起来：原来她叫金翠莲，本是东京人，同父母来渭州投亲的，不料亲戚搬到代州雁门县去。翠莲母亲一路辛苦，得了重病，死在客店里。草草埋葬母亲后，钱已用尽，衣物也都变卖完了，父女俩回不了家乡。这时有个本地财主，叫做“镇关西”郑大官人，看中了翠莲，便使强媒硬保，要她作妾。写了三千贯钱的假文书，把她骗到家里。翠莲到了郑家，大老婆十分厉害，时常打骂她，过了两个月，便把她赶了出来。她找到老父，父女俩每天到酒楼卖唱，得些钱度日。不料郑某又来相逼，翠莲死也不肯再到他家，他就拿出假文书要追还身价。旁人明知金家父女当初不曾得到郑某一文钱，但只为郑某凶横，不敢说句公道话，父女俩只好按期还钱。这两日因酒客稀少，挣不到几个钱，限期又到，怕郑某来讨，父女俩无处伸冤求救，因此啼哭。听罢，鲁达大怒：“这家伙，这等欺负人，不打死他还了得。”鲁达问金老汉镇关西的住处，金老汉说镇关西便是状元桥下开肉铺的郑屠。史进、李忠，连忙劝住鲁达，鲁达就把腰间所带银子全拿出来给了金老父女，叫他们当盘费回乡。史进和李忠也各凑了数两银子给金老父女。三人吃罢酒便分了手。

鲁达回到寓所，饭也不吃，气愤愤地睡了。第二天，天色刚透明，鲁达因记挂金老父女，就赶到他们住的客店里来。这时金老已算清房饭帐目，正预备和女儿动身，那店小二却拦住不放。正在纠缠，鲁达赶到。店小二还想替郑屠说话，被鲁达一掌，打得抱头逃进店里去。金老父女走后，鲁达还恐店小二追赶拦截，索性拿张凳子放在门口坐了两个时辰。等金老父女走远了，他才起身。鲁达来到状元桥下，找着郑屠开的肉铺，见郑

屠正坐在那里看伙计卖肉，鲁达叫了声郑屠，郑屠见是鲁提辖，慌忙跑出来见礼。郑屠叫伙计拿张凳子请鲁达坐。鲁达要他亲自动手切肉。郑屠不敢不依。这时那店小二正赶来报告，但一见鲁达坐在门边，只得远远立住。这时鲁达吩咐郑屠：“奉经略相公命，要十斤精肉切成馅，再要十斤肥的也细细切成馅。”郑屠整整切了半个时辰，把肥的、瘦的都用荷叶包了，问鲁达要不要叫人送去，鲁达却说还要十斤软骨头也切成馅子。郑屠再也按捺不住火气，就顶了一句道：“这明明是拿我开心。”鲁达听了道：“就是拿你开心。”顺手抓起两个荷叶包就照郑屠打去。顿时，肉馅如雨般洒得郑屠满脸满身。郑屠大怒，拿起一把剔骨刀，跳了出来。鲁达早拔腿跑到街心。众邻舍和十来个伙计，哪个敢前来劝阻。两边过路的人都立住脚，对面那店小二也惊呆了。郑屠右手拿刀，左手来揪鲁达。鲁达就势按住他的左手，照小肚子上只一脚，把他腾地踢倒在地。郑屠挣扎不起来，鲁达抢前一步，踏着他的胸脯，提起拳头，一面打一面骂道：“你仗势欺人，横行霸道，如何强骗了金翠莲！”第一拳打在郑屠鼻子上，打得鲜血进流，鼻子歪在半边；他还嘴硬，只叫打得好。第二拳打在眼眶上，打得眼棱裂缝，乌珠迸出。这时郑屠连叫饶命，鲁达道：“你若硬到底，倒饶了你，你讨饶我偏不饶你！”鲁达又是一拳，打在郑屠的太阳穴上，只见他直挺挺地躺在地上，口里只有出的气，没有进的气，动弹不得了。鲁达看了，心里寻思：本想把他痛打一顿，不想三拳真个打死，倘使自己吃官司还没人送饭，不如及早走开！于是拔腿便走，一面走一面说道：“你这无赖，装死吓人，等我慢慢和你算帐。”鲁达回到寓所，急急卷了些衣服盘缠，提了一条齐眉棍，直奔南门，出了渭州城。

走了多日，这天走到雁门县，才进城门，就见一群人围住看榜。鲁达不识字，便挤进去听：奉太原府指挥使司，该准渭州文字，捕捉打死郑屠犯人鲁达，即系经略府提辖……有人捕获或首告到官，支給赏银一千贯文。……忽然背后有一个人大叫一声：“张大哥，你原来在这里！”将鲁达抱住。鲁达给那人拖得很远，转过身来看时：拖他的不是别人，却是在渭州酒楼上救过的金老头。金老头道：“恩人你好大胆，现在到处正在捉你，请你先到我家中去过几天吧。”金老头和鲁达边走边谈。原来他父女二人离开渭州，半路上碰到一个做买卖的老邻居。这邻居带他父女到此，替他女儿做媒，嫁了本地财主赵员外。金老头道：“小女诚念恩人大德，供有长生牌位，那员外也爱使枪棒，他很希望与恩人会见一面。”说着已经到了门口，金老头揭起帘子，叫道：“我儿，大恩人来了。”金翠莲从里面出来，请鲁达居中坐了，拜了六拜说道：“若非恩人搭救，怎的能有今日。”金老头自去买蔬菜果品去了。随后父女俩准备饭菜款待恩人，金老头正陪恩人饮酒，赵员外来了。员外拜过鲁达，问了打死郑屠事，二人又说些闲话，谈论些枪法，十分投机。鲁达在赵员外家住了几日。一天，两人正闲坐说话，金老头忽然慌张跑来，说刚才有两个公差来打听消息。鲁达听了，怕连累赵员外，就想告辞。赵员外却想出一个办法来让鲁达安身避难。原来离此地三十里，有座五台山，山上文殊院里智真长老和赵员外很要好。赵员外在那寺里施舍过不少钱，并曾许下剃度一僧。因此赵员外想让鲁达削发为僧，避开官府耳目。鲁达因一时无处投奔，当即答应了，赵员外就连夜收拾衣服，盘缠和送给长者的礼物，准备送鲁达上山。

次日早晨，赵员外叫庄客挑了担子，亲自陪鲁达到五台

山。他二人来到文殊院，智真长老领众僧出门迎接说道：“施主远出不易。”；员外道：“因有小事相烦。”长老请赵员外见了方丈，献了茶。员外见鲁达先去下首禅椅上坐了，就过来低声叫他：“你来这里出家，长老在此，如何便坐。”鲁达道：“俺不晓得。”赵员外请求长老：“某有一表弟，情愿出家，万望收录，也了却我的一番心愿。”长老道：“这事光辉山门，容易，容易。”过了两日，长老选定吉时，鸣钟击鼓，会集寺里五六百僧人，都到法座下分作两班站立。长老先叫人给鲁达剃去发须，然后长老亲手与他摩顶受记，并赐法名叫鲁智深。赵员外送给寺里许多礼物，嘱托长老以后多多包涵智深，长老一概应承。赵员外临行时还特将鲁智深叫到松树下，低声叮嘱一番：“贤弟，今后凡事应当谨慎，不可大意，否则难以相见，望保重。”

鲁智深送罢赵员外，回到选佛场中，在禅床上扑倒便睡，其他僧人劝他学坐禅道：“善哉！却是苦也！”他哪里肯依，说道：“团鱼俺也吃，什么‘鱠哉’，团鱼又肥又甜，那得苦也？”智深闹得众僧都不睬他，他见没人说他，每到晚上便放翻身，横罗十字，倒在禅床上，鼾声如雷；每逢起来小便，就大吵大叫，侍者将智深违犯规矩的事禀告长老道：“智深好生无礼，院中如何安得下这等人？”长老碍着赵员外的面子，不肯斥责，反说道：“胡说，智深初来乍到，自是不惯清规，久后必改。”自此无人敢说。转眼过去四五个月，鲁智深久静思动。一日，他见天气晴朗，就穿了皂布直裰，系了鸦青绦，换了僧鞋，大踏步走出山门。他走到半山亭子上，寻思道：俺往常好酒好肉每日不离口，如今教俺做了和尚，饿得干瘪了。赵员外又不送些东西来吃，口中淡得要命，这早晚能得些酒来吃才好。正在想酒，忽然听见山坡处一阵歌声，只见一个汉子挑着一付担桶，唱上山